

韩棕树 著

红
杉
树
我的
红
杉
树



红杉树,我的红杉树

韩棕树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红杉树，我的红杉树

韩棕树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0 000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204—02463—X/I·431 定价：12.00元



作者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摄于长沙烈士公园

“走出边墙”……

——喜闻韩棕树《红杉树，我的红杉树》出版

· 宋梧刚 ·

湘西苗疆的凤凰人，要走出千山万岭，走向令人诱惑的外部世界，需过一道高高的边墙。这边墙，原是清代中叶的统治者，为束缚乾（隆）嘉（庆）暴动的苗民而修，相沿成习。后来却成了苗山子弟摆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文明显示自身价值的象征！

韩棕树，一个地地道道的凤凰苗山汉子，仅仅从他的体型外表，就能看到淳朴结实的遗传因子。于是，当《红杉树，我的红杉树》在北国草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消息传来，我的心中便油然而生出他精神抖擞地“走出边墙”的形象！

棕树能“走出边墙”，当然不能忘却时代的赐予，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它是湛蓝的云天，让一切雄鹰自由翱翔！它是碧绿的草原，使一切战马驰骋酣畅……

然而，雄鹰飞翔，要一对有力的翅膀，战马驰骋，要一身奔腾的力量！

棕树的学历并不辉煌，他是靠部队的传授，和转业后十年如一日的学习，黑夜继白天的操练！

光是刻苦也是不行的，艺术与科学都需要导师的指引。第一个由凤凰山里“走出边墙”的文学巨匠沈从文，不仅是他心中的楷模，也是他写作的明师。

沈从文以自己的特色浓郁得无以复加且深为棕树熟悉的作品为这位故乡的文学作者作导引，用当面交谈，细心批改和具体指导，最长的信，竟以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了九页十行纸。封封寄托这位文学大师的山水深情，棕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当沈老辞世，他痛苦不已，沉思久忆，一连写过八九篇散文表达心灵深处的种种景仰。他发誓，要以更好的文学业绩，报答西归的师长！《苗山悲歌》、《爱》……这些中短篇，在选材上特重地方与民族特色，在谋篇中突出刻画人物，不就看得出沈老的路数！看得见艺术上的继承和意境上的开拓创新么？！

如此说来，《红杉树，我的红杉树》的出版，就不只是表明了一个苗山最底层人物“走出边墙”的奋斗者形象；同时也显出了一个文学新秀对前辈导师交献合格答卷的好学者形象。

仅此二者，就值得给予一种独特的礼赞了！

当然，也就在同一层面上，给了棕树以更郑重的希望和更庄肃的责任！

继续攀登，向更高更远的艺术峰峦攀登！

永远记住，那些希望“走出边墙”的同辈与接力者们！

虎年春节后·长岛·

目 录

苗山悲歌	1
红杉树,我的红杉树	32
归乡	62
爱	80
肥人菌	91
回头草	100
泥土芬芳	113
男人桥	129
寡魂	141
三月莓,酸又甜	154
卖肉记	169
老蛮求医	177
乡女	191
淡淡的乡愁	207

苗山悲歌

农历五月的苗山，万物竞荣，翠色逼人。

这天早晨，天气十分闷热、阴沉，远山一片朦胧，成团成块的雾霭游行般地从山崖间掠过，天仿佛要下暴雨，可偏偏又落不下来，使人感到窒息、难受。

突然，夯柳寨中响起一串噼哩啪啦的炮仗声，接着，一阵粗犷的“去得好呵——呵吹！”的吆喝声响出寨子，原来是一支出殡的队伍。

走在头里的是个身材墩实，年约二十四五岁的名叫旺贵的青年人。他全身披麻戴孝，一手端灵牌，一手打“引路旗”，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悲哀。倒是紧跟在棺木后面的年轻媳妇黛妮一路上伤心地哭个不停。

灵柩刚刚抬出寨子不远，帮忙的人就在山坳子上停下不走了。按照古老的苗俗，抬丧的人往往要五步一站，十步一停，向主家索抬丧酒喝。

黛妮放下篮子，麻利地在草地上摆开了酒碗，举起葫芦筛酒。她没有料到，每人只筛了半碗葫芦里就空荡荡的了。她晓得这是丈夫旺贵过分吝啬的缘故，只怪自己忙里忙外，疏忽大意。汉子们一口气喝光了酒，就大声嚷叫起来：

“黛妮，我们口干死了，你挤点奶水送我们喝吧！”

“黛妮，我走不动咯，要你背嘞！”

“狗日的旺贵，你好小气！弟兄们，我们把棺材抬回他屋里去！”

“各位，莫嚷，莫叫，酒来了！”正当夫妻急得手足无措时，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人提着一竹筒烧酒走来了。这个人是旺贵的同年老庚，夯柳寨的甲长石三哥。他俨然主人似的将一个个空碗倒满了酒，然后双手抱拳说：

“各位兄弟，我老庚人少事多，有所不周，请多包涵。”八条汉子喝得高兴，用手一抹嘴巴将棺木抬得“飞”了起来。

到了墓地，苗颀开始正冠施法，口中巫语叠出：“脚踏亡人棺，子孙发万财，寻得真龙地，儿孙做大官。……请问孝家要富要贵？”

旺贵突然神经质地“弹”了起来，大声答道：“富贵我都要……”

话音没落，忽然从远方的云层里隐隐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响声。只听旺贵大喊起来：“乡亲们，飞机！飞机！快趴下！快跟着我趴下！”旺贵边喊边伏倒在附近的草丛里。

帮忙的人被搞蒙了，手足无措地跟着趴了下去。

声音愈来愈大，愈来愈近，仿佛会从头顶上炸下来一般。蓦地，只见一只硕大无比宛如包谷林里的蚂蚱似的东西从高空急剧地往下坠落。人们看清了机身上的“青天白日”的徽记。

“嘣——噼啦啦！”山崖上爆出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旋即，窜起一缕浓烟。

周围的人全都傻了！

稍顷，旺贵第一个爬起来，顾不得阿爸的棺木还没有掩土，扯起飞脚就朝山崖下跑去。

帮工们见主人走了，也就丢了手中的畚箕和锄头，尾追而去。

坟地上只剩下黛妮和石三哥。

崖下斜坡上，抛下五十多具尸体，衣服还冒着青烟。这些遇难者，有全副武装的军官，也有西装革履的阔佬，还有10多具是穿金戴银的女人。他们大都烧得面目全非。

“光洋！”突然有人狂喜地呼叫。

“光洋！”有人忍不住呼喊。

“光洋！”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惊叫起来。

光洋撒在草丛，撒在畚地，撒在水田……

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奇迹般地撒播在夯柳的土地上，闪射出一束束诱惑之光。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苗民眼花了，心醉了，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微微颤抖……

人们冲进神话般的土地，发疯似地呼喊，吵嚷，抢夺。他们从地上拾起了一个个童年的梦，捡起了一个个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在所有的幸运者中间，旺贵最让人嫉羨。他在成百上千人的哄抢中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宝匣。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宝匣，顿时，一束束彩色的光波耀人眼目——原来这是一盒价值连城的金银首饰！

旺贵喜得心花怒放：“黛妮，从今往后我要带着你和宝物走出苗山，到大口岸去，也尝尝城里阔老爷们过日子的味道。”

这天夜里，寨子中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狂喊声：

“飞机来咯！飞机来咯！大家快来捡光洋啊，哈哈……”

起初，旺贵敏感地一把推开黛妮，连衣服也来不及穿，顺手摸起一只竹篓就要朝门外奔去。可当他张耳仔细倾听时不觉摇头叹了口气，说：

“唉，是井水坝上的达猛阿叔疯了！”

达猛阿叔是个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今天他捡得大半篓子光

洋，一回到家里居然就疯了。

这一夜，夯柳寨人的梦是温馨而甜蜜的。

正当黎明的曙光普降苗山时，蓦地从西山坳里传来一阵令人震颤的枪声，一队兵马闹哄哄地朝寨中扑来。为首的人骑着高头大马，扛着一面大旗，旗上绣着一个赫然醒目的“滕”字。队伍中间，有一乘四人抬的华贵轿子，华盖上的彩带随风飘动。

官轿在岩坪中央停了下来，轿中走出一个中等身材，嘴上留着八字胡须的人，说是坐镇苗疆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实则只是一个靠土匪起家的土著军阀。他穿着长袍短褂，一副城里阔老爷的打扮。只见他和身旁一位参谋长模样的人嘀咕了一阵后便要一个包金牙齿的小头目用苗语向乡民大声宣布：

第一，官军在夯柳寨安营扎寨，无论何人一律不准进出。

第二，从今天起，官兵开始“搜山”，即使挖地三尺，也不动摇！

第三，各家各户将检到的不义之财一律在三日内交出，拒交者杀头！

末了，滕师长用半苗半汉的语音，皮笑肉不笑地说：“乡亲们，这飞机上掉的金银财宝是不能捡的，捡到的要把它上交国库，我滕某人分文不沾。如果有人不听从劝告的话，”他忽然咬牙切齿道，“我就叫他五马分尸！”

旺贵和妻子黛妮正在吃晚饭，石三哥闯了进来。他连口水也不喝就问旺贵：“哎，老庚，官兵催得凶险，你们打算交多少？”

旺贵装着毫不在乎的样子，说：“把捡得的一篓子光洋全交给他们。”

石三哥听了嘴角浮起一丝轻笑：“老庚，你还瞒着我，你还有最贵重的东西哩。”

旺贵仿佛被蝎子螫了一下似的，浑身肌肉紧张起来：

“老庚，你莫开这样的玩笑，若被官兵听见，我的脑壳就要香火药啦。”

石三哥见他口风甚紧，就暗示道：“你们莫瞒我了，我都晓得了。”

黛妮晓得瞒不下去了，忙改口求情道：

“三哥甲长，旺贵是捡到一个宝匣子，你千万莫讲出去，你要什么我们都依。”

旺贵本不愿松口，黛妮这一露馅使他立即像被霜打蔫了的甘蔗叶子，连声说好话：“老庚，只要你不走漏风声，将来保证有你一份好处。”

石三哥见夫妻俩对他不放心，就宽慰道：“我俩是同年老庚，我就是脑壳掉了也不会出卖结拜弟兄。只是这个宝匣目标太大，我担心迟早有人告密。”石三哥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今天夜里就要挨家挨户大搜查！”

石三哥走后夫妻俩再不敢耽误，借着朦胧的月光，避开四面山路上的哨兵，轻手轻脚潜入屋后那片茂密的竹林把宝匣子藏到一个神仙也难觅到的“巧地方”去了。

回来后两人灯也不点就摸着上床。黛妮虽然和衣躺在床上，心里却跳得非常厉害。自从捡到这个宝匣后她就再也无法睡落心觉。丈夫给她展示的那幅眼花缭乱的画卷越来越暗淡，甚至模糊一片。到现在她开始确信这个宝匣对于她们家里不是什么吉星高照，而是灾星缠身了。

约莫半夜时分，寨子里突然响起一片狗吠声，接着是一阵阵的砸门、打烂家什的咣啷声。孩子惊哭，女人尖叫，男人乞求……黛妮晓得是官兵夜半开始搜查了。她急忙对丈夫说：“快起来点灯，官兵动手了！”夫妻俩立即跳下床，猛见屋外一片红光耀目，接着哄哄的人声拥到门口。只听“咚”一声山响，门

被踢开了，三五把葵杆晃了进来，照得土屋里如同白昼一般。

领头的官兵正是白日讲话的金牙齿，他大声问道：“石甲长，这户人家叫什么名字？”

细高的石甲长忙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答道：“他叫龙旺贵，为人很本分，老实。”

小头目金牙齿向屋里四周扫视了一遍，就下令兵士：“搜！”

这时，在明亮的火焰下石甲长向旺贵丢了个眼色，旺贵领会其意，就走到米桶边，掀开盖子，取出半口袋沉甸甸的光洋，双手递给小头目，说：

“大爷，这是我拣到的光洋，全部交给你们。”他趁人不注意时抓了一把悄悄放进衣袋里。那小头目接过了口袋，却声色未动，一对色迷迷的眼睛直瞅住黛妮不放……

次日天一放亮，保长便擂响了团锣，全寨男女老少被集合在岩坪里，周围全由端着刺刀的官兵把守着，任何人也别想走出岩坪一步。

滕师长威风凛凛地坐在由几张八仙桌搭起来的高座上，老鹰一般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视了一圈之后便煞有介事地说：

“今天我把你们召集拢来有两个意思。第一，我要当场奖励几个在这次收缴国家财产的行动中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第二，你们当中有的人还没有交出重大财宝的限在今日之内全部交出，否则，全家枪毙，决不留情！”

全场男女听了都面面相觑，甚至没有人敢出大气。

接着，滕师长宣布表扬名单：

“龙国保，来了吗？”

“来了！”话音刚落，走出一个赤脚的中年男人，他的样子虽然猥琐，但一对眼珠左右滚动，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惯于见风使舵的人。

滕师长点点头，说：“龙国保，你这次表现不错，我特地任命你为本乡乡长，明天就去上任。”

龙国保咧着一口黄牙，说：“多谢师长大人抬举。”

滕师长又一连点了五六个人的名字，分别给他们三块、五块、十块的光洋作奖励。最后，他提高了嗓门，喊道：

“龙旺贵！”

龙旺贵站在人群里，不相信自己也会受到奖励，痴着不动。

参谋长大声呼喊：“谁是龙旺贵，快点站出来！”

龙旺贵只好答应一声，嗫嗫嚅嚅地走到台前。

滕师长上下打量了一下旺贵，捋着八字胡须问道：

“龙旺贵，你有什么重大的东西没向国军交待吗？”

龙旺贵登时慌神了，支支吾吾地说：

“大老爷，我捡到的东西全部交出来了，真的，我、我没有留一块光洋。”

“哼哼，你还想隐瞒？有人早向我们检举了。”

“检举我？我不怕检举。我就只拣到光洋。”

“大胆！”滕师长龙颜大怒，狠狠地拍响了桌子，“你不讲，我给你讲，你捡到一盒珍宝，你知道那是谁的吗？是当今委员长夫人亲戚的首饰物品，你闯了大祸啦！”

顿时，龙旺贵似觉一道霹雳从头顶上击过，浑身骨头差点散了架。两个如狼似虎的大兵上来将旺贵扎扎实实捆绑了。

这时，有人悄悄地向滕师长耳语着什么，边说边用手指着站在人群中的黛妮。

滕师长来了兴趣，对着人群里喊：“谁是旺贵的老婆？站到前面来！”

两个手下人不由分说将黛妮推搡着走到八仙桌前。

年愈花甲的滕师长看得双眼发呆。

脸如刀削的参谋长喉结不住地上下滑动。

“黛妮姑娘，你讲，你们将那宝匣藏到什么地方了？”

“大老爷，我们家真的没有捡到什么宝匣。”

“你还敢嘴硬？”滕师长觉得自己在一个年轻女人面前有点失威风，断喝道，“来人，先给我把她的衣服脱光！”

坪坝里的乡亲都为黛妮急得手心里出了一把汗，心软的妇女开始轻声地哭泣。

“飞机来啰！飞机来啰！”远远的路口上走来一个中年人，口里不住地高喊这句曾使夯柳寨人为之雀跃，为之疯狂的梦呓一般的话语。来人正是被光洋喜得变疯的达猛阿叔。两天来不分白天黑夜，他不时这样地叫着。

兵士们横起枪杆推着达猛阿叔。达猛阿叔急了，大声呼叫：“我有重要情况要向师长大人报告！”这一喊兵士们都愣住了。参谋长心想这其中必有缘由，便喝住兵士：“让疯子过来！”

达猛阿叔走到师长面前，突然变得神志清醒了许多，悄悄地说：“师长大人，我不是疯子，我上晓天文，下通阴阳，你们要找的东西我已夜观天象，知其下落。”

滕师长眼里立即焕发出两道光彩，忙追问道：“什么？你知道在什么地方？”

达猛阿叔故作正经地说：“你还蒙在鼓里，那件宝贝天不亮就有人接到山外去了。马鞍山一带已经云集土匪好几百人，说是要切断你的后路，把你这个‘剿匪总司令’一网打尽。”

“啊?!”滕师长不由大吃一惊。

……

当旺贵被兵士押着，从甲长石三哥的身边走过时，他狠狠地朝着地下吐了泡口水！黛妮继续留在岩坪中央，由几个兵士看着。

午间过后黛妮被放了回来，当她掀开虚掩的院门，见满屋被官兵倒腾得像个烂猪窝时，双脚不由得发抖，一头扑在杂乱无章的竹篾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自从飞机降下灾难以后，夯柳寨就失去了那种虽然贫穷但却平静、怡然自乐的生活。官兵到达寨上扎营两天，鸡鸭杀光了，狗子打尽了，一到夜晚全寨像一片荒凉、沉寂的乱坟岗，家家户户紧闭柴门，黑灯瞎火，好不令人伤心！

黛妮做好了晚饭，却一口也吃不下，便挎起竹篮到“保家楼”为丈夫送去。

保家楼全是用一色的青光石头砌成，圆形，高约5丈，分三层，每层周围都有枪眼，便于瞭望和射击。早先多半用于抵抗土匪。

黛妮进到楼内，昏暗的烛光下看得清是包金牙的小头目和另一兵士值班。小头目眼尖，一见黛妮苗条的身影跨进门来，立即抖擞精神，亲热地问道：

“黛妮姑娘，找我有事吗？”

黛妮不屑一顾地答：“我来为丈夫送饭。”

“啊，那你只好在这里等一下了。”小头目立即调头对兵士说：“你把篮子带上楼去，他吃完了再拿回来。”

黛妮无法只好在楼下等。

屋里只剩下他们俩。小头目笑嘻嘻的，又露出了那两颗引以自豪的金牙：

“黛妮，你几多好看哟，十五的月亮没有你丰满，展翅的锦鸡赶不上你漂亮，你是百里苗山的太阳呀。”

黛妮感到一阵作呕，她顾不得再等就急忙掉头朝外走去，正和迎面而来的甲长石三哥撞了个满怀。

“黛妮！”石三哥叫她。